



(Source: US Army/ Mikki L. Sprenkle)



● 作者/Harry He and Eduardo Jaramillo ● 譯者/周敦彥 ● 審者/黃坤銘

美「中」認知差距的隱憂

The U.S.-China Perception Gap: A Recipe for Disaster?

取材/2022年1月14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(*China Brief*, January 14/2022)

美「中」對美國國力的看法存在明顯落差，加劇雙邊不信任，更提高誤判風險。美國雖在對「中」政策上具備跨黨派共識，但仍受兩黨政治理念差異、國內經濟環境與社會氛圍掣肘，恐削弱美國國力及國際影響力。



2021年3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，在阿拉斯加安克拉治戰略對話(Strategic Dialogue)期間向美國外交官發表講話，外交部長王毅在旁聆聽。(Source: news.cn)

引言

2021年12月，太平洋兩岸針對「民主」一詞含義展開一場口水戰(中國簡報，2021年12月14日)。美國舉行民主峰會(Summit for Democracy)，邀請形形色色民主國家共襄盛舉，而中共則不甘示弱召開「『中外學者談民主』高端對話會」(Dialogue on Democracy)，指責美國煽動冷戰式的全球地緣政治分裂(中國環球電視網，2021年12月2日；美國國務院)。

這場論述交鋒體現中共看

待美國的觀點已在過去15年間緩慢成型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、美國命運多舛的軍事行動及其國內新冠疫情處置失當，皆導致中共領導人質疑美國整體國力和應處能力。然而，華盛頓堅信透過利誘或嚇阻可以改變中共行為。即便美國自知其影響力有限且近來聲望滑落，卻仍深信其軍事和經濟實力、友邦關係、民主價值及軟實力仍具備壓倒性優勢。

美國與中共對美國實力的認知落差潛藏危機。雖然這並不



代表衝突迫在眉睫或無法避免，卻恐提高美「中」關係誤判和溝通不良風險，讓情勢更為雪上加霜。

中共對美國的看法：江河日下

過去20年，中共對美國的看法發生翻天覆地變化。最近，《環球時報》(*Global Times*)調查顯示，96%的中國大陸民眾對美國持負面看法，保守估計，超過六成的民眾對美國沒有好感(環球時報，2020年8月11日；中美印象[U.S. China Perception Monitor]，2021年)。相形之下，2005年，《環球時報》的類似調查顯示，47.7%的中國大陸民眾視美國為榜樣、合作夥伴或朋友。毫無疑問，近年來公眾對美國的好感急劇下滑(新浪新聞，2005年3月2日)。

可是，大家鮮少關注中共如何看待美國國力。然而，現有資訊反映當下趨勢：美國整體國力和聲望相對式微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，浮現中共崛起而美國江河日下的論調。當時，許多中國大陸民眾意識到全球權力平衡倒向國內，驅使鄧小平「韜光養晦」戰略指導逐漸改弦更張(布魯金斯學會，2019年1月22日)。另外，最近民調顯示：五年前，超過75%的受訪者景仰西方；現在則認為西方國家與中國大陸平起平坐甚至略遜一籌(環球時報，2021年4月19日)。

儘管，近期事件坐實美國衰落的觀點，但中共解讀全球權力平衡轉變的態度變化值得深究。2008年金融危機後，許多中國大陸民眾發現超越美國的契機已然浮現。支持者認為，全球秩序從單極轉向多極，而且美國經濟出現頹勢，而美

國占全球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下降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系統性問題，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軍事失利等就是前述現象的最佳寫照(環球時報，2015年6月15日)。然而，大多數學者仍抱持謹慎態度，認為美國依舊是難以匹敵的單一超級強權，權力平衡不會在一夕之間轉移(環球時報，2008年12月12日)。例如，王緝思提出了「西進」戰略，來反制華盛頓「重返亞洲」戰略，同時避免與美國正面對抗(環球時報，2012年10月17日)。

2017年底以降，美「中」摩擦日益加劇，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，引發另一波對美國國力與影響力的齟齬和質疑。川普政府變本加厲的民族主義言論，美國對中共改採貿易保護主義，以及華盛頓難以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，都助長人們對美國綜合國力急劇下降的論調(環球時報，2021年1月12日；澎湃新聞，2020年5月23日)。雖然核心訊息(美國國力正衰及美國公民自信下滑)仍然相似，但是中共的批評重心從「華爾街和美國外交政策」轉為「美國國力、川普政府及美國政治與社會分歧」。

最後，近幾個月來，美國實力正衰的激進論調在中國大陸漸受歡迎。美國倉皇從阿富汗撤軍與拜登政府口中的民主價值形成強烈反差，中國大陸的官方、學者和公眾群起批評美國政治制度禁不起考驗。華盛頓舉辦民主峰會，中共則主辦「『中外學者談民主』高端對話會」與之較勁，並出版《中國的民主》(*China: Democracy that Works*)和《美國民主情況》(*The State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*)，指責美國是假民主國家，只在乎金錢和菁英階級(中共外交部，2021年

12月5日)。事實上，在拜登和習近平會晤後，中國大陸專家就開始對美國政治制度說長道短。即使會晤結果大致傳達正面信息，但許多中國大陸權威人士仍將拜登形塑為一個軟弱總統，幾乎無法掌握運作失序的行政體系，並把拜登拒稱習近平為「老朋友」當作例子(鳳凰新聞，2021年11月16日)。

中共認為，自2008年以來，全球權力平衡朝中共傾斜，美國國力持續走衰。然而，中共長期認知背後有幾個關鍵重點。在各種不同領域，從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相對國力、特定執政團隊的行政能力和公信力，乃至美國民主制度的脆弱，中共認為美國形象，從過度擴張的超級強權轉為衰落虛偽的霸權。目前，中共對美國的看法與毛澤東名言「東風壓倒西風」相呼應。因此，北京改採獨斷政策，應對與華盛頓間的摩擦和競爭。

美國對中共的看法：意志堅定

對「中」政策方面，華盛頓更是很難維持客觀——相對地，

過去15年，美國決策者逐漸達成共識，必須正視中共挑戰。2008年後，儘管中共國內外行為出奇不意有所改變，但華盛頓當時維持一貫立場以因應中共崛起。可以確定的是，美國不再敦促中共推動民主自由，亦不奢望其成為國際體系中「盡責的利害關係人」。最近，美國政策轉為制衡中共不斷增強的國力與反制日益擴大之影響力。然而，美國對「中」政策主要基調仍延續過往立場：深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國際社會新興挑戰者的行為。

歐巴馬總統走馬上任時，即提出一系列在亞洲地區廣泛的外交目標，包括深化與中共的交往，卻因北京毫不妥協的強硬態度而碰一鼻子灰。2010年，中共國務委員楊潔篪在東協區域論壇大放厥詞，表現前所未見的輕蔑態度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稱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後，楊潔篪隨即發表一份洋洋灑灑且措辭尖銳的聲明作為回應(中國簡報，2010年12月17日)。此事件凸顯以下事實：中共冒險躁進的強硬態度是歐巴馬，或整個華盛頓近年來始

料未及。

最終，歐巴馬以「重返亞洲」形塑該地區整體戰略，最低限度回應中共不斷增長的國力和野心。實際上，「重返亞洲」須增加該地區駐軍，亦須制定經濟政策，整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自由貿易協定及兼顧美國就業，並通過國是訪問與強化盟國及夥伴的合作關係，展現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承諾(外交政策，2016年9月6日)。中共認為美國「重返亞洲」戰略隱含圍堵意涵，遂於歐巴馬連任後持續擴張領土，諸如南海填海造陸，引發華盛頓進一步擔憂。

然而，2016年，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以強而有力的論述抨擊中共，引起許多美國選民的迴響，並使美國政策制定者看待中共的方式發生翻天覆地變化。正如社會學家趙文詞(Richard Madsen)所言，2016年，川普重現美國於1990年代對中共的廣泛擔憂，例如擔心中共影響美國選舉、竊取美國國家安全機密及限制人民宗教信仰自由。¹

川普當選後，美「中」更加針鋒相對，但仍維持過往目標——試圖影響中共的所作所為。競



美國在對「中」政策上有跨黨派共識，但共和與民主兩黨在社會及經濟層面的重大政見分歧，恐削弱美國國力與全球影響力。(Source: US National Guard/ Matt Damon)

選過程中，川普譴責美「中」貿易逆差、中共竊取智慧財產權、公然補貼國內產業及其他不公平貿易手段。總統任內，川普對大量中國大陸進口商品課徵關稅，但仍於2020年1月與中共簽署貿易協定，促使雙方恢復正常貿易關係、減少貿易逆差、終結竊取智慧財產權和強制技術

轉讓等作法(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[CNBC]，2020年1月15日)。2017年，西方媒體開始報導中共於新疆地區大肆拘禁穆斯林少數民族(國際調查記者同盟[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]，2019年12月19日)，美國政府最終將此事定調為種族滅絕。川普政

府也增強美國在南海自由航行的力度、大力抨擊中共鎮壓香港、撤銷香港特殊貿易地位，並撰擬強而有力的論述，指責中共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處置失當(南華早報，2020年2月5日；德國之聲，2020年7月15日；經濟時報，2020年7月5日)。這些強硬政策與歐巴馬政府大相逕

庭，但最終目標都是迫使中共遵守——而非破壞——自由法治的國際秩序。

中共以挑釁或「戰狼外交」予以回應，這更坐實華盛頓的諸多疑慮，認為中共不再迴避與美國的正面對抗。2018年春季，時任美國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(Kurt Campbell)和當時的副總統拜登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(Ely Ratner，兩人目前都在拜登政府任職)認為，華盛頓外交政策圈誤判中共政策走向，妄想透過提高中共在國際事務的參與程度與經濟依存，促使其走向政治自由化，順勢融入美國領導的全球秩序(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，2018年3-4月)。

結論

美國所作所為並無法如實反映中共的觀點，亦即美國社會充斥不團結和兩極化，無法應對後者崛起的趨勢。現今對「中」政策是民主與共和兩黨能夠有效合作的面向。2021年夏天，參議院通過《美國創新和競爭法》(*U.S.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*)，挹資半導體

製造、技術安全倡議和美國勞動力培訓(美國國會網站[Congress.gov]，2021年6月8日)。最近，一項禁止進口新疆產品的法律在國會兩院一致通過，顯示兩黨支持對中共的侵權行為採取強硬作為(美國國會網站，2021年12月23日)。

此外，美國民主制度雖未臻完善，而且充滿前所未有的挑戰，但仍是美國國力的基礎。美國信守法治和民主價值——而非單憑軍事和經濟實力——因而吸引全球各國與美國締結夥伴和友邦關係。民主也讓美國政治制度更有韌性，願意接納新知與集思廣益，使非主流族群能表達不滿——中共威權主義制度難以望其項背。

美「中」間對美國國力的看法存在明顯落差且日益擴大。然而，問題癥結並非中共認為美國是「紙老虎」的判斷是否準確，亦非東風是否如實占上風。無論中共是否出於傲慢、不安全感，還是兩者兼而有之，美「中」現存的認知鴻溝本身就極其危險。這衝擊美國各項作為成效，無法有效約束中共行為，加劇雙邊不信任，增加誤判風險。

追根究柢，儘管中共最近擴大外宣，自詡為民主典範，但其對美國民主制度加以憤世嫉俗批評，卻也如實反映美國制度的缺陷。美國在對「中」政策雖有跨黨派共識，但這種有限合作受到重大政治分歧，以及經濟與社會層面各項挑戰所制約，前揭因素都可能削弱美國國力與其在國內外影響力。

作者簡介

Harry He係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(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)亞洲研究碩士研究生，主要研究中國大陸地方治理、國家社會關係及美日「中」三邊關係(U.S.-Japan-China Trilateral Relations)。

Eduardo Jaramillo係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亞洲研究碩士研究生，主要研究美「中」關係、中共菁英政治和國家社會關係。

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.

註釋

1. Richard Madsen, "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China Dream," in *Engaging China: Fifty Years of Sino-American Relations*, ed. Anne F. Thurston (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New York, 2021), 120-145.